21

邊塞攷經國雄略卷之五

温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清溪　詹　鑛開麗　仝較
楊光繡白玄　參閱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22 1960

邊塞攷

建州

愚按建夷素獷捷喜馳獵上下崖壁如飛浮馬渡江河不用舟楫夫北虜至傑虓矣遇江河則股栗南夷習水道矣賴大海爲限蔽險夷則不然兼水陸之長無河海之限繇此言

之奴酋不死中國之禍蓋未
艾矣今日所當商確者此也
按今女直郎金餘孽也　國朝分爲三種曰建州曰
海西曰野人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已建州海西
悉境歸附先後置建州等衛置都司一曰奴兒干以
統之官其酋當是時建州衛指揮阿哈出及子釋家
奴等皆以有功賜姓名累都督同知此建州之始大
也古今治平略
正統時建州衛指揮董山煽誘北虜入寇殺掠不絕
景泰中巡撫王翱遣使招諭稍歸所掠復款關後以
賞賜太減失望董山糾毛憐海西諸夷盜邊無虛月
矣
成化二年遣都督武忠往諭檄致董山羈廣寧誅
之命都御史李秉靖虜將軍趙輔督師三道入搗其
巢捕斬首虜過當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邊備嚴夷
稍創乞款貢而　朝廷亦欲與之休息令董山允察
復皆得襲諸從叛者視先世遞貶一官諸夷復貢顧

時時以報董山讐爲辭往來患苦塞上會大瑞汪直方倖功用事巡撫陳鉞揣其意疏言建州夷連結海西名雖屏蔽實懷獸心宜大發兵創之廼以東寧侯朱永爲師偕偏行襲破之頗有斬獲論功永將較封賞有差而夷益憤怨深入焚掠憀于往時開原廣寧之間騷然煩重矣居久之其酋完者禿貢馬入謝許之諸衛復奉貢請襲如故少入寇近正嘉間塞上得息

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孫繪御史之失匿多匿何撫臣于敕坐減賞物夷人譁更詐殺譁者夷縣此挾忿數入塞殺掠如成化時遼東西幾困已復稍戢至今上朝貢羈縻勿絕

萬曆二十八年今建州奴兒哈赤襲殺猛骨孛羅其勢始悍猛骨孛羅者與那林孛羅俱海西部落與奴酋二家俱封龍虎將軍猛最忠順虜或入犯輒預報得爲備諸夷皆心畏惡之奴酋尤甚會猛酋與那酋

相讐殺猛力不支請于邊吏求救不許願得乘障杆
一圍不許遂求援奴酋悉起兵以援爲名襲執
時邊臣遣使講救奴酋外恐吾深罪實心利其妻妾
部落廼僞以女許猛酋而陰縱其妾與通徐以私外
母名殺之仍以女許妻猛酋長子迭次子歸我內地
以苟塞前講說邊吏赤因循不與較奴酋自是有輕
中國之心又先是奴酋父他失以內附邊吏貪功執
殺于是撫鎭以計非是匿不報聞廼奴酋故恨恨也
日與弟連兒哈赤厲兵秣馬設險擺塘數年前料騎
一萬今且至三萬矣
建酋自三十四年貢後以勒索車糧爲名遂不復貢
時擁衆又挾憑陵開原邊臣禁悖莫可誰何撫鎭相
傾皇皇以益兵請而不知跋扈之勢已成于襲殺猛
酋之日矣建夷攷
按奴酋故部在清河邊外甯宮塔寨直開原之東而
猛骨那林二酋部落在鎭北撫順關外直開原東北

與韃靼三衛接壤。奴酋所以不得通北虜。以二酋爲之障也。今那酋竭力拒守。僅五千餘騎。勢不支必匕。匕則建夷與北虜通矣。或傳其飾名姝捐重貨。以購

于虜。志豈小哉。

逮四十六年。奴酋佯合部夷。赴撫順市。潛以勁兵踵

襲。撫順城陷。摠兵張承胤應援死之。四十七年。經略

楊鎬四路師潰。而開原。鐵嶺。瀋陽。遼陽。清河等城。相

繼陷沒。奴遂得志。至今入寇無虛日矣。

麗國不可不救也。非獨屬國被殘。君臣之分不全。夫

救被適以自濟。奴善伺人。豈復爲人所伺。襲與搗非

必眞實得也。而虛出於先。實出於後。使彼力不得專

於麗。則麗雖殘而可存。此既可聲義於麗。而亦可示

憚於奴。孔明正義曰。與吳連和而分魏之力。東南之

勢。不得盡西北之利。亦已深矣。此之謂也。麗存而養

之數年。以復其氣。其德我豈有量哉。而奴因不得一

意於我。此亦制奴一奇也。

西虜與奴氣類頗同而又畏奴威終不代我受兵然明而繩之是又顯樹一奴也吾微有以喑之使尚未絕意於我既可制奴之後而吾因可小緩其合而內久之謀夫氣兵之貴者也何者與奴從事未嘗發一鏃而望塵聞風逆自奔潰今幸而健矣兵之氣可以漸復當事者濟之以同心持之以堅忍而澹之以廣大昔人云小勝益懼小敗益厲所以養其氣小勝不喜小敗不懼所以養其心既進而據三垒之界以耕牧之以示可久且暫省飛輓也吾之氣用而不已既以狎而定彼之氣久用而不得所當亦必有所怠倦而不舉庶有濟乎陳大士先生制奴議

薊寧內邊

內邊龍井關起西至累谷關止邊城磬折計六百里夷地一區可田千頃乃在腹裏外有橫山一帶止五百五十里相連高峙窺見內地虛實又橫山一帶舊爲我軍架砲之所山外撒江經流眞自然之險若修出外口不惟我據其險有地可耕且以守六百里之堡人務之守百五十里豈不省且便哉

內邊諸山險處亦多但山外扳緣易上山空水道處所每年雖修壘二次皆碎石乾砌遇水則衝虜過郎平都御史戴金欲將山外可攀援之處壘崖鑿壁山

頂以內嚴令禁長林木仍補砌山口水道使連亘如
城亦如陝西各邊之制更添墩堡以備防守此亦至
計
國初設六邊備胡自開元歷興中太寧抱紅螺跨獨
石以達諸宣府自宣大迤西直抵甘肅勢如率然首
尾相援天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
永樂初有劉江之役元良哈效順遂以興中太寧與
之掣大寧都司于保定于是紅螺白雲之北因而失
險退守錦義寧前喜峰三屯密雲白羊以達居庸自
是宣府左臂受衝盧龍背偪偻邊之襟吭傾梗　諸
陵亦時警嚴烽堠矣　大明會典
東奴爲患廿載於茲矣國家推轂任將未見樹萬全
之勳全寧一地淪沒失計尤甚夫不復興中太寧則
寧前一散地耳自潮河川喜峯口以窺盧龍則灤平
騷然矣自黃花白羊以窺薊北則諸陵震驚矣今日
之奴豈易爲力哉　時務策

河套

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藉寇資盜。然揆之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爲圖事者深長思也。所慮者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乃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也。忽復之則今日河套不得不亟講之矣。

河套自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俱在。漢時。河套置爲朔方郡地。唐時。張

仁愿築三受降城于此。以遏強胡。此甚得策。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三犁虜庭。虜雖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而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

河套東西長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長一千餘里。左右減半。榆林外套。皆漢朔方郡。秦取匈奴河南地。卽此。

廣輿攷

成化七年。虜始入套。搶掠卽出。不敢住牧。弘治十三年。虜茴火篩大舉入套。始住牧。正德以後。應紹不阿兒禿斯。滿官嘆。三部入套。應紹不部下爲營者十。舊禿斯部下爲營者七。舊亦屬亦不剌。今則大茴吉囊領之。爲營者四。蒲官嘆部下爲營者六。三部兵約共七萬。俱住牧套內。時寇綏寧甘固宣大等邊。

略

古今治平略

河套邊圖

中受降
東受降
黃羊城
梵州城
石窰川城
克晉城
五花城
紇那紅城子
東勝
寧邊
古勝寨
牛務川
千勝川
河清
神水
偏頭關
河西
保德
黃甫川
河道保安府谷
勝寨
大和寨
臨
石川
北至黃河十餘里
河套古城子
銀城州
大福寧
小福寧
橫陽堡
葬州
臨川寨
榆林
歸德
大銀
小銀
銀州
鳳皇城
通泰
清邊
嵐○岢嵐奥河
吳堡
柚泉寨
白龍
水腦
緩德
水嶺羌
清澗
銅武
通泉
鎮邊鎮
威戎城
求樂寨
石勝寨
無定河
蓮花城
北央嗢湖
西受降
忻都城
古豐州
大沙堆
占方湖地
吃那河
宥州
龜山
鎮遠關
省嵬
平虜
寧夏
懷遠
吳渡
三關鎮
納寨
吳
奢延寨
黃沙川
鹽池
三角城
神堂寨
七寨
鵝湖寨
歸德寨
秋峯
分水嶺
花馬池
永和
鳥延城
石保寨
鎮西城
御謀寨橫寨
旧安定
靖邊寨
順寧寨
石寨
洛水源
通慶寨
靜寶
武
管嶺
阜州
馬麻川

止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守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臥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初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砂磧爲墟外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賢豪固略於遠謀抑其時或有掣肘而未終其志也哉皇明通紀

河套外皆中原之地唐從朔方總管張仁愿之請奪取漢南地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東城南直榆林西城南直靈武皆據津要置烽候千八百所緜是突厥不敢渡山南牧減鎮兵數萬人後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留軍單弱數年之間胡虜蚕食千內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元末爲王保保所據國初追逐之築東勝等城屯兵戍守集

羣書

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嘗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涉流屢氷揮鞭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國家拯天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遊魂僅存喘息年來牧養殘穢兼之虜我生口日滋月息郎今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耶衰耶強耶弱耶而我秦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其功業也非一矣回視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耶

正統間失東勝城退守黃河套中膏腴之地令民屯種以省邊糧厥後易守河之役爲巡河易巡河之役爲哨探然打火燒荒而兵勢不絕故勢家猶得耕牧而各自爲守古今治平略

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虜又屋居畜牧其內山川

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尙不能悉。而況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二日。而疲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尙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畏衆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嘗。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爲逃遁。旁時開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於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之衆出塞。亦必以數萬之衆援之否耶。有驍將以通糧道否耶。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乃矢利於馳擊。而火罷利於守險者也。舍火罷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於黃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今塞下兵郎。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

肉之所居。禾黍桑麻。產業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迹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復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虜弱。而我利於征。秋冬馬肥爲虜強。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奈。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爲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乃止利于守耶。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于征耶。夫春夏馬瘦。而虜騎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恐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爲強。則多方設謀。誠恐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聆之間。情態異狀。歲一爲之。以待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

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成可得利。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皇明館課

成化七年。虜遂入套搶掠。猶然不敢住牧。八年。榆林修築東西中三路墻塹。寧夏修築河東邊墻。遂棄河守墻。加以清屯田。革兼并。勢家散。而小戶不能耕矣。

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踏氷入套住牧。以後不惜夫。

紹。河套遂失。議者。謂驅河套之虜易。而守河套難。蓋地廣人稀故也。

按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茸源。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無抗雄敗後。遂以山前爲通衢。趙瑛周尚文禦之。皆敗。繇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皆出山外。有警即聞。易於遏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壘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

邊臣知畏地方少事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益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窮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墜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　議論參

河套郎秦所取匈奴河南地也東至偏頭西至寧夏三面阻河南鄰邊東西幾二千里南北八九百里河之北面三受降城在焉受降城東爲東勝已巳之變東勝失守火篩遂南掠因知河套所在據其中嘉靖間有吉囊者分地河套當關中最饒分三部兵所稱襖兒都司是也吉囊死其子扳不孩不及兒台吉嗣今酋長切盡黃台吉卜失兎莊禿賴着力兎宰僧部

擁衆時時爲延寧患
議者若曰侯虜出套拒河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屬
水道路亟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於沿河如昔年王
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爲
控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
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
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

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
之虎至矣況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
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餘內地
而輸之邊邊遠者二千里近者亦不下千餘里而又自
邊而輸之於河郎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攄
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
按史河套古朔方地也東起黃甫川西至橫城堡長
亘幾二千里南北相距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

里。三面阻河。土肥饒可耕桑。郎秦所收匈奴河南地。
漢置定襄郡。晉失其御。遂沒於赫連勃勃。唐復取之。
景龍中。張仁愿乃乘黜啜之虛。斥壤漠南。築三城于
河北。置烽堠千八百所。繇是突厥不敢踰山而牧。其
功偉矣。祿山之亂。邊兵精銳。徵發入援。而此地遂弱。
虜得蚕食內郡。李繼遷。趙元昊保保之徒。咸據以
爲國焉。古今治平略不勝等城屯兵戍之正統中東
陝失守。虜始渡河寇邊。都督王祯乃築榆林備禦墩
臺營壘。凡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官軍戍守。
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謂有重險矣。不知拒虜河外。
猶不能固。況復棄地以與之。而欲畫守境內。遏虜之驅。
不亦難乎。

按景泰初年。虜犯延慶。尙不敢肆然深入。至天順五
年。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居
其中。奏議選

成化二年虜騎得以潛伏剽掠然但伺機便爲出沒不敢駐牧其內焉於時整我師旅拊亢擣虛絕之漠北以復受降之守可也或以河爲險開府鎮扼之可也或沿河之壖增設營堡防其徑渡可也譬之滅火於始炎救水於涓涓靡不濟矣夫何輔臣興師搜勦之議既格於本兵又格於陽信而以葉盛之賢又復不考地利妄謂其地沙深水淺不可耕牧宜令守臣剗削邊墻列營屯守於是余子俊遂北徙榆林橫截河口墊山湮谷連墩勾堡延袤千餘里而河套之地始棄不復屬焉

弘治十四年虜酋火篩乃得大舉入寇住牧套中雖以朱暉之擣巢陳壽之三捷少創渡河而禍已滋蔓不可復救

正德間大酋應紹不阿兒禿斯蒲官嘆三部遂據有其地時寇綏寧甘固宣大諸邊西陲之民迄無寧歲而當時經略之臣如楊一清起築花馬池城王瓊起

築定邊營城唐龍修濠墻四十里王崱修濠墻一百三十餘里劉天和修濠墻六十餘里皆因時救弊之策未有能抗志狠居胥馳劍伊吾比者捄厥所繇則葉文莊余肅敏諸臣安得不任其咎哉世之議者或曰虜衆在內未易深圖或曰中界沙池餽運難給或曰沿河設險民力不堪誠如是也則秦不縣而漢不郡乎唐不城受降乎況今之守鎮有在河套之外者乃數萬之虜顧居其內而以一墻禦之亦見其豺矣

鄭南安評

繕險籌奴確有定見允如

先朝諸名臣所議者奈何於今卒無有出而建驅除封狼居胥者遂至榆闕尺地淪入腥膻惜夫

復河套議

吉囊七萬人馬聚牧套中爲邊害既久矣不復河套非所以固吾圍也復之非用車戰不可也試陳車戰之利以復套亦今日之切務當詳觀是議云

夫戰以人搏必以車者何哉兩軍相遇金戈勁弦萬命所關不有依據誰禁陵突昔胡淑有言當胡虜之戰陣突騎之輕慄非車何以蔽護夫人之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而戰之有車亦一陣之甲鎧也鱗介之虫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用車以戰亦一陣

之鱗介也。夫淑取警之意是明言胡馬非車無以爲禦。故兵法車行間隊。轔轔桓桓。整一難犯。爲陣爲營。任他險易。或縱或橫。八陣隨變。奇正以驅。藩籬關鍵。大卒如居。八面蔽悍。人馬無虞。古云。步不勝騎。騎不勝車。良有以也。以上論用車之緐

我　太祖逐羣雄於水國。自勝國至于今。大都廢車而騎。騎又將廢而步矣。司國計者。豈知毀車崇卒。春秋病其苟且。矧今胡馬驍健。動輒幾萬。以其居吾邊土也。入寇甚便。以其豐腴繁衍也。所習之長技。精而且衆。惟我邊兵衣食不克。情義久乖。匹逆者利爲勾引。怯懦者巧爲廻避。一聞賊至。主將深城。戍兵高阜。徒爲觀望而已。迨其擄掠既飽。從容言去。乃觀望者徐起而躡其尾。或得彼羸孱衰耄者數人。或拾彼剩餘爛惡者數物。實賊之棄以詒疲軍者。便聲報追至某處陣戰。斬獲首虜若干。奪回輜重若干。至於賊之深入爲害。凡我百姓被其酋虜所傷者。不知幾千萬

家。匪十報一。且以前功要索賞賚。幾何不爲賊所輕笑也哉。夫我之步騎。不足爲虜騎之敵也。不待智者辨之矣。然則車戰之法。非我驅殺胡馬之惡務乎。臣愚以爲戰法必取諸八陣。車法必兼諸歷代。洪武四年。令造獨轅車。永樂十三年。宣德十四年。申明其制而倍益之。自京府。河南。山陝。徐。鳳。淮。泗。壽。邳等處。額派有數。大小有式。近日諸邊亦各置爲戰車。雖體質重。皆可酌用。都御史余子俊傳順。副使陳大綱。胡松。已經奏請該部虛應未經行造。臣敢取往制之有明驗者。間亦附以已見。類爲一法。大約朴素渾堅。輕活機便。可以奮軍威而嚇胡馬。兩竿前長出二尺許。安鐵獸雄爪。轅端中刻以猛獸之狀。可以伸縮隱顯。法以火炮等。火焰震聲。從口中出。以降胡馬。如西臣蒙馬以虎皮之衝。敵馬遇之。無不驚怖反攻者。兩端各置虎丫三把。與兩竿錯綜。皆外向其犀利。可以遏胡馬之衝突。兩端旁用開闔法。置兩牌如兩翼。可以脾

挾戰者之轉進。上蔽下裙。可以避矢石。而衛人足。每隊大車四輪當前。每輪可以護三十四人。司竿者四人。各司鐵索一條。如李綱法。行則步以爲陣。止則聯以爲營。司樵汲爨者。三人五人。藥矢火罷者。二人。司神獸者一人。司獸火者一人。司弓者二人。司弩者二人。司人。司殲馬雷者四人。每隊小車四輪。繼大車之後。其半。附大車以食。司竿者二人。司火罷者二人。司弓者二人。司弩者二人。上箱下櫝。罷糧以賚擊刺以庇。然則車之足以代負荷。而制驍勒者何如也。以上

戰車之制

古用車之法。死地有生。勝勢有八。必講明俾知趨舍。平原曠野。則依法旅進。崇山峻嶺。浮沙積石。則分隊貫入。每止則依八陣之法。六十四陣當前。二十四陣列後。以旃爲轅門。以軸爲御行。車軌塵。馬候蹄。遇戰則大車爲橫陣之車。小車爲馳車。爲闕車。爲輕車之

萃聽中軍舉號如平日推演法嚴壘相持窺敵觀變多方以誤之如得敵人形勢情狀可設五鼓三分而乘之法分奇兵爲三覆大車止齊小車依法振旅間隊而出或挾轅以戰或擁拒而進長兵禦人短兵禦馬以長參短以短參長郎先偏後伍互承彌縫之法也神車作勢羣火電發萬矢雨流威風莫測張皇失措彼驕悍之虜所恃者控弦勁馬而已我既有驅馬之法馬既不前弓何所施況車之上蔽下裙舉有所豫雖施之亦非所及也如此則胡馬迫而敗北也必矣繇是縱奇兵夾追之以正兵繼之或伏兵邀之乘虛益實虜性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幾何而不爲盡殲也按法步以隨車騎以出奇彼欲進也吾之剛車不可近也彼欲退也吾之精騎乘其背也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又曰三軍之衆可使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此周悉萬全之策料敵制勝之謀也肆觀今法以步騎禦虜其闌隘城堡諸軍多者不

蒲數千少者僅及數百人疲馬弱勢分而孤聚者不能爲陣陣者不能爲戰當其衝者且消沮閉藏惟恐影响之不幽也況欲比隣切于赴閒而相爲救援者乎他無詳及姑舉大同一鎮將無成令軍無鬬志賊已知其人之易與也其地川原平衍可以橫布馳驟賊亦利焉故歲多大舉賊纔出套便涉偏關入老營堡平虜城威遠城皆稱要害若南犯則應朔諸城必繇之地也東走則陽和諸城獨當其衝順聖懷來之黃退　皇都震矣故宣府爲　皇都之後輔獨石爲

營葛谷萬全張家口新河口洗馬林爲宣府之後衝所宜申飭車陣之法教演將卒昭示紀綱以鞏固　皇都者也大同爲　皇都之右臂偏關老營堡爲大同之咽喉紅門水泉小營兒八柳樹寺塢等夾三墻適兩徑之險隘乃虜騎天阱天牢天羅之地多設墊伏以殺之則無不中者我　國家設大同左右衛暨威平等城實爲偏關之內應其永興鎮西等爲偏關

之外援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皆套虜渡口往來蹂
踐歲無虛日入寇第一關頭機在必守今防禦之兵
半是民壯傭奴救傷救死之不暇可責以敵愾哉按
其地可如臣車陣法建一營城移大同西路遊擊將
軍并偏頭守備分戍溝五花得馬河曲保德等兵更
多召土著者任劄留屯于此與老營堡遊擊相爲表
裏策應沿河岸築爲高堤錯綜樹以數十萬柳以折
胡馬每賊一出乘其未涉將涉而擊之特破竹之勢
耳其一策昔于筠請唐高祖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
河以扼突厥之入如臣海舟之制勒兵套口如法擊
之則胡馬必不能涉水而兢渡矣以是推之則凡河
北河東河西水限之處舟師之法間亦可用如西北
也其又一策于人馬可渡之處或一里或半里用開
闔法多設堰閘水門無事則張溢可以溉屯田有警
則淵源可以絕胡馬萬一勢不可遏則決壅以成漂
沒如韓信夾灘水決沙囊而斬龍且曹操引沂泗注

下邳而擒呂布皆控帶川流而藉地形之利也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強以是扼其要津則偏闕固矣偏闕固則宣大有重險而皇都益固矣以上車戰之法

臣嘗考之河套爲朔方之境皆中原守地自秦遣蒙恬伐匈奴收河南地唐張仁愿取漠南築三受降城以守之後爲安祿山所剖元末遂爲王保保所據國初追逐之築東勝城爲守正統間失守東勝退守河套弘治間棄套守墻而寇始入境矣今不取則遺

此顯憂果如臣議則邊儲府庫兵法將卒內政且修矣可以下令攻之命京府直隸河南山陝諸路申飭以爲後特命遼薊諸甲按兵其境以防地變命宣甲屯獨石洗馬林以絕其東援命寧甲軍河東以斷其右臂命偏闕諸甲橫截套口以遏其內奔然後命楯林建安長樂諸甲出大相河以擊其首賊必大驅以應我我惟重壘相持以老其銳命歸德漁河米脂嚮水諸甲出榆林以擊其項賊必另驅以應我項既受

擊首且有返顧之虞矣繼又命靖邊把都永濟諸甲出寧塞以擊其腹賊又不得不另驅以應我腹以受敵其首項漸爲之縮矣以三山饒陽慶寧諸甲出定邊口是以招其足也以鐵桿新石嚮石諸甲出花馬池是以曳其尾也彼之衆援既絶我以五道并進彼駕其師而不與戰是則佚能勞勞能飽能饑乜靜能撓持久不戰困弊不勝將潰然自亂頹然自敗而避死趨生之無及矣席卷之功不在今日而待誰也兵法曰先據戰地而待敵者佚能使敵自致者利之也是以攻其所必救也是以分其勢也又曰善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我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之所備者多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是之謂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無已奮一怒之威潛令夜不收萬人如亮之殺藤甲兵者可一破而殲之君子曰復不世之讐綏厥士女則固不嫌于用術也是則門庭之寇已掃而中土可復沃野可耕所以資民利而省飛輓者則又萬倍矣

以上車攻之守

或曰車制久湮子欲用之邊土久捐子亦取之無亦時勢財力之艱應之曰古車戰以禦四夷擁車出塞軒輊渡淮三代有之下至參徧拒狄偏箱擊鮮秦漢唐宋代有明驗惟今在得其法而用之耳如謂邊難車往而徒驅此疲卒羸馬以與敵是何異於委肉於虎蹊也況今宣大寧固之區非上谷雲中朔代之境乎何昔皆利於用車而今獨不然也若謂取地之難是又毀界廢防昧春秋謹嚴華夏之法也臣聞天有長垣地有黃河非我族類天地且限之外棄矣王者奉天地以出治可以棄我中土自失設險守國之豫乎凡此皆紐於拓土開疆生事徼邊之說而不知用

兵之節。討罪之義。以復復　祖宗一統之制者也。內險失守。則外侵日甚。曾見易守河爲巡河之役矣。尋又易巡河爲哨探之役矣。自頃哨探亦未之遑。墻內之耕且鞠爲蓬藋之場矣。剏牀之憂不待智者而後辨也。夫惟戰攻之制既成。設守之議尤不可緩。今之議邊者。連篇累牘皆詳于內略于外。不知略外不支內詳何益。請以身喻可乎。外感不入則內恙不作。故善調息者。修形以和衷。乃可完神以長生。今邊墻之外失守猶之寒暑之莫禦也。入寇之毒流行。猶之臟腑之受劇也。不究賊所以踰重闕。越隘口之繇。而惟責其搶闕廂。殺村落之慘。是何異於舍寒暑之禦而欲臟腑之療也。或欲於沿墻缺口兩山斷處。賊衆可以擺踏馳驅者。即其中挑可容三千人馬。營盤若止可容二千人馬。營盤周圍壕濶一丈。深一丈。於盤旁增高一丈。藉此爲截殺代勞之所。緩急可恃以爲固。夫此亦跨山結局古之所謂高關戍

守之制議者之見未爲不良也臣愚以爲聚人馬以守之不若集兵革以守之殆不必三千與二千之糜費而所守尤爲不可拔也堅車不過數十兩健卒不過數百人嚴鋒遠諜探賊之來乃於營盤夾道之處如陣戰之法擁車峙列四五層或六七層據隘把持偹勢撞逐破殘賊者雖雲蒸鳥集彌川絡野自不能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兵法曰畫地守之敵不得行行列列而鬬於我矣又曰據地之要害扼地之襟喉鴕鵝月偃使敵人慁至而不得至者害之也自其相持不克而遁去也或設奇於高阜處以木櫪飛石以壓之或設伏於翳薈之中以炮矢擊之或積薪於崇阿之藪以火焚之昔秦觀有言暴悍無過於虎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罟網撞以利戟射以強弩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即此爲邊隅作虎落也兵法曰善守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善兵者立於不敗之地是之謂運有足之城策不

飼之馬持重克敵無愈于此者然則車之足以省人馬而減芻糧者何如也竊又一議可于入寇之處離邊墻可一里半里許控嚴依水量以戰車夾兵而出就其處築爲雉城重門望樓弩臺敵棚外環高堤曲連舊城爲甕城沿池多設臺墩赤幟相望刁斗相聞環堤外錯綜植以萬柳移附近守備官軍任劄以爲守禦內以防奸細之出外以防禁鶩之入賊小舉則開門延敵設奇出伏輕車與戰賊大舉則擁車列墊重壘堅壁附近城堡即時策應相僯路口張爲聲援昔高呂有言狄同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用其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此皆扼吭先制之計兵法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敵不知所攻又曰兵有三勢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氣如飄風此謂氣勢闕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盤蹬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夫莫過此謂地勢因敵怠惰疲勞饑餓前營未舍後軍未涉而擊之此

謂因勢凡得一勢者敵且莫能侵況兼而有者哉如此不惟墻內之民時耕時薅雖墻外之墟無不漸爲我耕所矣故上將務食于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豈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此克國平羌奏屯部曲墾壘木樵按聯不絕通勢併力以飽待饑以佚待勞此其上策也以上二策在內者可以爲盤在外者可以爲城然必多召土著當居者彼有所憑依蔽捍恃而無恐有父母妻孥耕穫益供以給賞之豐宅而安矣故曰

守邊疆以居民爲主官與軍鎮壓之耳大約九邊衝口四分吾軍三分守內一分守外其守外者視內而加給焉則勞逸均而樂爲之用無不各以全力而當一面回視昔之盤臺之番成調集之遲鈍守無定法人無恒心其虛實強弱奢儉煩簡奚啻萬萬也以上車守之法

大抵議北者當以套虜爲急此虜既驅他若大寧與和開平東勝賀蘭燉煌等舉而措之耳臣聞上馬之

費可具四車。中馬之費。可具三車。下馬之費。可具二車。飼秣調息之貲。非所筭也。及其用戰也。一車足以敵十騎之驍。八十人之健。且車之經歷歲月。修葺有嘗。非若馬之棄齒也。今計大陣五百七十二車。中陣三分之二。小陣三分之一。如亮之法。郎六十四車以下。皆足以設奇正。而驅胡馬。合九邊之車。其費不當一邊之馬。奈何今之謀臣智士。欲安內攘外。以慰我皇上北顧之憂者。獨不爲置車師計乎。法曰。烈烈轟轟。夷虜無踪。轟轟烈烈。夷虜盡滅。臣擬曰。烈烈多火也。轟轟多車也。其諸破夷虜之機括語乎。臣昧死敢道諸臣之論車。未諳虜情。製非其良。用非其法。如醫然。未明其症。藥非真材。方非合式。如臣之致其料也是原其症也。繕其車之製也是揀其材也。釐其車之戰攻守也。是合其方也。此法具在春秋。若左丘明則見而知之。若諸葛亮則聞而知之。自李唐來。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女直

女直。古肅愼氏。在混同江之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北至奴兒干。漢爲挹婁。元魏爲勿吉。唐爲黑水靺鞨。其部落曰女眞。金祖也。後避遼諱曰女直。元滅金。以其地置軍民萬戶府五云。

女直略有三種。自湯站東抵開原。居海西者。爲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者。爲建州女直。極東爲野人女直。宅種甚夥。開原北近松花江曰山夷。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而江夷有灰扒兀剌等族。建州毛憐。裔出渤

海事耕紝居處食飲有華風海西係黑水裔其山夷倚山作寨酋屬女直完顏種江夷居黑龍江酋生女直並有室廬或以樺皮爲帷止則張架俗善射馳獵耐饑渴恐詢好盜其戰鬭多步少騎上下巖壁如飛險人騎不得成列於女直稱最強

永樂元年遣行人邢枏招諭奴兒干諸部野人酋長來朝因悉境附九年春遣中使治巨艦 勅水軍江上召集諸酋豪廩以官賞於是康旺佟答剌哈王肇州瑣勝哥四酋率衆降如設奴兒干都司自開原東北至松花江以西先後置建州毛憐塔山等衛一百八十四元者等所二十官其酋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 賜勅印各統分部復置站地面各七寨一不領于衛所令歲以冬月從開原入朝貢唯野人女直僻遠無嘗期諸部願內附者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處之已又爲海西建州各夷立馬市

女直國圖


北楼
黑水靺鞨
肇州桃溫路
宜春路
曲江
水達達
五国城
胡里改
路
奴兒干
黑水靺鞨
老庭
会寧府
金上京
爾慎
東樓延
渤海
合蘭
双城
胡里改
昌
大車
平壤
德
撫
定
金
金浦路
鴨
千河
泰寧
長白山
隆州
即蒲峪路
松花江
昆同
柳河
韓州
咸平
帰仁
朱安
新興
銅出
江北寨
二万
開元
遼濱
懿
瀋陽
章义
抱婁
襄平

開原。歲時賜予甚厚。終
帝世。奉職謹。征調輒赴。建
州衛指揮阿哈。出以功
賜姓名。李思誠。其子釋家
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領毛憐衛。
累都督同知。久之。顯忠死。子蒲任襲。求駐牧蘇子河。
而開原降虜。楊木苔戶率數百騎奔建州。寖爲遼患。
宣德間。守臣務招徠請居。以建州老營地。老營者。朝
廷歲以其地取人參。松子。所名東建州。乃是也。
四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掠。都督巫凱請討之。不許
賜勅戒諭。令勦厚恤貢夷。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
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走朝鮮。
亾其印。詔更給以童倉弟董山襲建州衛指揮。亾
何。凡察歸。得故印。詔上更給者。匿不出。乃更分置
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正統末。董山與
李滿住等。竝附也先爲耳目。抄掠遼東。
景泰中。都御史王翱諭歸所掠。稍寧戢。而海野人諸
酋長死也。先之亂盡失。賜勅于孫不得襲。以舍人

入貢宴賞大減殊失望
天順三年董山濳結朝鮮僞授中樞容使巡撫都御
史程信詠令自在州知州修佟成廉他事得朝鮮授山
制書以聞上遣給事中往勑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
各軟語枝梧出制書示始慴服貢馬附
成化二年左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各部來
貢邊臣案驗貂皮取賕壯否郎拒之非厚
往薄來意且貂產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宜
勑守臣驗放無過苛啟釁下兵部議如秉言而董山
來朝語不孫糾毛憐海西夷頻盜邊皇明通紀
三年命撫靖伯趙輔充靖虜將軍左都御史秉督師
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往征之山悔自歸詔羈廣寧
尋伏法九月分三道搗其巢左軍出潭河越石門至
分水嶺右軍繇鴉鶻關喜昌口踰鳳凰城摩天嶺至
潑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過五嶺度蘇子河至
虎城刻日會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佐兵

萬人。遏東走路。俘斬千計。并誅李蒲任。會積雪寒裂。膚。遂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孥降。且曰此地自漢人跡罕至。唯唐太宗東征。抵鳳凰城。今大兵追奔。及此。乃天也。輔具奏 上憐而貰之。仍安置部曳閩廣。而我所損士馬亦不貲。

四年。留副總兵韓斌防守。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外。無進海東青兎鶻。并省諭貢使。無溢額

五年。禮部奏勅通事武忠等。諭海西女直各夷。嘗貢。

六年。建州夷窺邊庸。虛謀作亂。巡撫都御史彭誼獲其諜。檄轉餉實鐵嶺。瀋陽。三萬諸衛整師 遼陽衆潰匿。朝廷因示羈縻。復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宅從叛者得降秩襲。諸夷復貢。然往往聲報董山讐糾掠塞上

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蕃書。言開原驗貢。勒受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都御史陳鉞勘狀。徵赴廣寧。置對散赤哈率所部十餘輩。繇撫順闕入

守將以非故道郤之。因藉忿與建州夷合。乘虛大掠。
鳳集諸堡。鉞揜近邊。番戶以捷聞。請更大發兵。巨璫
汪直惑通事王英言。鋭請行。冀邀功賞。詔以兵部
侍郎馬文升經略。直亦繼往按事。文升疾趨瀋陽。召
各酋長撫慰。賑以牛布。已諜知海西夷反側。密檄總
兵歐信等。設伏邀擊。大破之。海西夷亦聽撫。比直至
衆已各解散。直心害文升功。而文升遇直倨鉞。復搆
以媚直。遂奏建州女直諸夷。以文升曩在鎮禁易農
罷。故屢入寇　上遣直及刑部尚書林聰。郎訊文升
言。所禁鐵罷。非農器。不聽。明年。下文升獄。謫戍重慶。
是時東寧人劉八當哈。以天順間盜馬奔建州。至是
與張驢兒等冒虜酋阿卜等名。朝貢。梟首惡遼東塞。
而陳鉞希直意奏建州女直伏當加聲寇遼。請搗穴。
遂命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建州
夷。以直督師。鉞參贊東征軍務。直等紿執貢夷郎禿
等六十餘人。械所獲并襲老弱報級。加直祿米。進永

保國公鉞右都御史。大

十六年。建州女直以復仇慘掠清河等堡。後三年。直始敗鉞坐褫職爲民。起馬文升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會其酋完者。禿貢馬。復聽襲修貢如例。塞上寇益稀。

正德八年。海西夷加哈父祝孔革等。阻貢。旋就撫諭。

嘉靖初。海西夷酋速黑忒強。以修貢謹及捕叛夷猛克。特進左都督。賜金帶大帽。其後請乞漸煩。貢浮

額。從兵部議。勑守臣嚴覈如制。

二十一年。建州右衛夷酋李撒赤哈糾衆入寇。都御史孫禧禦之。多亡失。至深入鳳凰城。命給事中林廷墨往勘。

二十二年。廷墨還報上言邊事。請稽衛所原額。令以次分番入貢。庶幾古人質子之意。并懸都督重秩。以待斬馘奇功。亡何以海西夷酋王忠偵虜功陞都督僉事。其秋建州夷酋趙那磕等。分道寇湯站等堡。禦

卻之而李撒赤哈復盜邊

二十四年就擒梟塞上賜總兵趙國忠等金幣有之

都御史於敖減撫賞諸夷譁詔殺譁者遂挾憤入塞

殺掠如成化時巡撫以不任相繼罷

二十七年女直諸夷及兀良哈勾虜入遼都御史李

珏復罷去遼東大困已復修貢不絕久之海西夷酋

王台襲祖速黑忒職鐃廣順關而祝孔革遺孽逞加

奴俺加奴亦欵鎮北關因以南關北關別其境南關

十一年以婚西虜借恍忽大煖兎等騎可萬餘衷互

商搆并攻猛骨孛羅孛羅恣掠把吉諸寨都御史李松宣

諭不從因密商總兵李成梁伏兵中固城擊殺逞加

奴俺加奴而逞加奴遺孽卜寨俺加奴遺孽那林孛

羅日夜圖報父連四虜以兒鄧侵掠互商挾索貢勑

十五年那林孛羅引西虜萬餘騎悉攻把大寨而王

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得歸娶父妾溫姐反攻

互商猛骨孛羅亦以母溫姐故惕謀我師往援執溫

姐尋釋之、因康古陸胥命、而猛骨孛羅爲此闕迫潞、
焚巢刼溫姐去、
十六年、李成梁從威遠堡出搗卜寨那林孛羅請降、
總督侍郎顧養謙議并釋康古陸、刑牲盟、聽兩闕均
勅釋憾會建州夷酋奴兒哈赤、與互商約婚亦頗藉
爲輔車、而奴酋方斬叛夷克五十、乞陞賞
十七年、竟予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初奴兒哈赤
祖昨塲父塔失、竝從征阿台爲鄉導、死兵火、奴兒哈
忠順特著、建州奴酋王杲方躪撫順
四十一年、誘殺副總兵黑春、深入遼陽、隆慶五年冬
我師大破建州夷汪住等、馘斬近六百、而杲益縱掠、
萬曆二年、撫順遊擊裴承祖等、被戮、總兵李成梁身
督師出搗、斬級千一百有固、來獻捷、明年、杲走匿王
台寨、因宣諭台及伊子虎兒罕、執杲獻加台、龍虎將
軍進二子都督僉事秩、遂謀杲、益拓寬奠六堡七年、
建州夷酋王兀堂漸譸張、

八年連犯靈陽。永奠諸堡。我師追奔出塞二百餘里。至鴨兒匱。得級七百五十四。兀堂爲氣奪。而王杲遣孽阿台。投仰加奴等。修郤南關。且勾虜窺孤山鐵嶺。十年。李成梁勒兵曹子谷。大　之。明年。搗古勒寨。誅阿台是時王台及虎兒罕子及商穉弱。仰加奴雖台塔。憤其父祖孔革死台叔王忠手。并奪因未嘗怠報復也　貢勅。及季勒寨。與兒遣加奴

赤方幼。李成梁直雛視之。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及與及商爭張海。固約婚罷兵。且殲叛夷。懇祖父殉國狀。以都指揮驟躋崇階。與南關埒。心固已騰踔鴟張矣。而及商酗酒好殺。衆不附。十九年卜寨等陰令部夷賊商中道。南關止遺猛骨孛羅。則勢愈孤。又日與北關相搆怨。頃之。奴兒哈赤計殺十寨。旋以堡塞功加龍虎將軍。賜王台潛有併海西意。而北關那林孛羅。與南關猛骨孛羅方酋于

闕、

二十七年、猛骨孛羅不支、以子女質建州借兵、已因飛語激怒奴兒哈赤、反執猛酋寨中奴酋、實心利其妻妾部落、外恐吾聲罪、廻僞以女許猛酋、而陰縱其猛酋長子吾兒忽荅、

二十九年、與那林孛羅補雙貢、而吾兒忽荅、陽以撫養旋羈建州寨、南關不絕如綫、北關東酋那林孛羅、

白羊骨、乃約婚西虜宰賽、自託奴兒哈赤、益旁噛朝鮮、及黑龍江上諸東、

三十三年、李成梁再出鎮則儀、徙寬奠新疆民六萬餘人內地、棄新疆爲甌脫、明年奴兒哈赤、強勒清河沿邊參直、并爭入貢車價、

三十六年、混南關勑項賞、明年、以萬騎築故寨、漸逼開原、御史熊廷弼請添募兵、兼撫北關、收宰賽、煖兎、折其謀、頃之、奴兒哈赤、願遵諭減車價、及還、張其哈

喇佃子侵地而伊堺江夷卜占吉悉走北闕
四十一年藉連堺與北闕仇殺益墾南闕曠土斜西
虜宰煖二十四營馳清河始撤薊兵五千赴援而奴
兒哈赤好語謝邊吏都御史張濤初至惑其謀更以
拒婚老女并匿連堺爲北闕罪且許奴酋賚子入闕
乞何奴兒哈赤已圍燒北闕十九寨及我師應援隨
撤兵以負婚懇明年復墾前罷耕地開原衆議薛國
用力主驅逐始退地定界兼減貢夷

四十三年白羊骨以老女許婚煖兎奴兒哈赤勒兵
南關已竟寂然

四十六年四月潛師突階撫順總兵張承胤等馳援
死之因賚蕃書請和自稱建州國汗五月剋撫安三
岔白家冲三堡起原任都御史楊鎬以兵部侍郎經
略兼巡撫七月奴兒哈赤從鴉鶻關入剋清河唯衆
將賀世賢縱擊靄陽塞外得級百五十四而靄陽寬
奠望風潰賜經略劍一別以太嘗少卿周永春爲

巡撫都御史九月奴兒哈赤再從撫順入會安堡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蚩尤旗十二月北關叆酋金台失報勦奴酋一寨特賜幣風勵之

四十七年二月經略侍郎楊鎬以徵兵四集遂誓師遼陽分四路出塞進勦一軍從靖安堡趨開鐵一軍從鴉鶻關趨清河一軍從晾馬佃趨寬奠北關朝鮮各佐銃師而我主帥不一莫先泄師期三月朔總兵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遇敵萬餘乘半渡遮擊遂大潰松血戰死宅帥馬林師後期踵敗開原僉事潘宗顏等竝死之總兵劉綎深入尅十餘寨後三日以墮賊詐中覆亦陣歿而帥清河路者李如栢以撤回獨全奴兒哈赤遂乘勝窺開鐵圖搶金台失寨博檄朝鮮僭號後金國汗黃衣稱朕意揚揚自恣也六月從靜安堡入薄開原北關爲出援兵二千比至城已被尅羽書告急

上始超擢前御史熊廷弼代鎬經略尋逮治鎬而

奴兒哈赤以七月從三岔堡入剋鐵嶺鐵嶺開原爲
遼重蔽既併陷賊則河東已在賊握中北關與遼聲
息不屬而奴酋乘勝縛宰賽脅煖兎炒花爲助廣布
間諜內地所在殘蹂目無堅城可爲遼左心寒也八
月經略侍郎熊廷弼入遼申軍令方慰撫北關爲犄
角奴兒哈赤佯攻遼瀋綴我師突引萬騎連破金台
失及白羊骨寨北關並殺廷弼乃決策守遼陽引水
爲防調李懷信代將人心始定奴兒哈赤因徙開鐵
運取窖粟以飽待饑明年給事中姚宗文閱邊查訪
北關部落得金台失二女孫一配虜酋腦毛大之孫
桑河兒寨一配虜酋虎墩兎憨特給四千金示優卹
用縻其意而南關喬止廣寧指揮王世忠請實授遊
擊風諸夷經略熊廷弼以軍聲稍振始議回守瀋陽
逼賊穴奴兒哈赤乃益連西虜計令虜睨河西誘我
師疲極乘其敝每聲言入犯第時引遊騎出沒至發
僞榜招降詐侮無狀廷弼奏激同仇滅賊併請恩賞

將士同甘苦會　上慨發餉金三十萬一軍盡讙知
奴酋已可翹足而待是役調兵十八萬歲增餉三百
二十四萬金而羨海内大爲騷動始海西兩關互讐
搆越四十年自爲刀俎以歸于盡奴兒哈赤方袖手
收漁人之利而女直諸部落盡併建州遂忘其初卻
我鼻息欲引金輸安忍好兵甚矣夷之不度德也古
今治平略

邊塞攷經國雄略卷之五終